

刘衍钢 / 著

上帝之鞭





上帝之鞭

刘衍钢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之鞭 / 刘衍钢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丝瓷之路博览)

ISBN 978 - 7 - 100 - 11469 - 1

I. ①上… II. ①刘… III. ①匈奴—民族历史—通俗
读物 IV. ①K28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079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上帝之鞭

刘衍钢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潮 河 印 业 有 限 公 司
ISBN 978 - 7 - 100 - 11469 - 1

2015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2

定价: 46.00 元

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顾 问：陈高华

特邀主编：钱 江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助理：李艳玲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012 年秋

引 子

二十多年前，当笔者还是西安某高校计算机系学生时，有幸聆听某历史系学生颇为自豪的历史启蒙：中国的汉帝国打败了匈奴，匈奴人一路西逃到了欧洲，灭掉了罗马帝国。他的言下之意当然是，罗马帝国固然伟大，但中华帝国比罗马帝国厉害多啦！那时笔者对历史还没有多大兴趣，既然专业人士这么说，也就姑且相信之，跟别人聊天时偶尔也会拿出这段“历史事实”来自豪一下。

毕业工作之后，有时间看一些历史闲书，才发现这类“历史事实”似乎很有问题。匈奴人固然震撼欧洲，但早在匈奴人进入欧洲之前，统治中国的华夏正统王朝早已屡遭匈奴人蹂躏。相比之下，罗马帝国对匈奴人的抵抗明显更成功，其帝国核心区域从未被匈奴人占据，更无帝王或显贵遭匈奴人俘虏。而且，欧洲匈奴人最后在罗马帝国的军事外交打击之下基本被灭族。

后来笔者终于开始学习古典文献和古代史，由于专业关系，更深入地研究了晚期罗马帝国的这段历史，并阅读了大量原始古典史料，结果发现了两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

其一，游牧民族在欧洲的活动模式显著有别于亚洲。以欧洲匈奴人為例，即便在匈奴人武力煊赫、一统欧洲草原的全盛时期，他们也从未想过南下占领肥沃富庶的农耕文明区建立征服王朝。实际上，欧洲匈奴人从未对罗马帝国的存在构成过实质性威胁，之前和之后的其他强大游牧民族亦复如此，这些欧洲游牧民族的最后宿命无一例外都是被欧洲农耕地区民族击败并降伏。历史上那些击败游牧入侵者的欧洲国家或欧洲族群，论人力物力皆远不及古代中国的零头。因此个中原因，很值得我们深思。

其二，欧洲的“匈奴人”跟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完全是两个民族，两者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在欧美语境中，“欧洲匈奴人”（Huns）与“中国匈奴人”（Xiongnu）是两个词，亦是两个民族。两者在时间、空间、活动范围、文化与文明程度等诸多方面都有重大区别。至于两者是否有间接传承关系，则历来众说纷纭。到了20世纪后半期，国际权威史学界已基本上否定了两者间的关系。

上述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不仅是“欧洲匈奴人”和“中国匈奴人”的关系，那种“中国>匈奴>罗马”式的幼稚思维，在今天的中国依旧是多数人的常识，有着广泛的市场。这种深层的民族主义文化心理因素，或曰集体无意识，绝非中国独有。仅仅在对待“欧洲匈奴人”（从现在起称其为匈人，以便与国际接轨，也便于与匈奴人区别）问题上，这种坚持匈奴人

和匈奴人的传承性，以宣扬祖先征服伟业并唤起民族自豪感的行为，在很多民族，特别是亚洲民族中非常普遍。

固然由于社会科学在揭示因果律方面的局限性，近现代以来，基于自卑和挫败感的民族主义集体无意识是如何积淀形成，又是如何催生出这类错误或扭曲的历史知识，这类知识又如何浇灌滋养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并进而在政治、文学、艺术、传媒与教育等诸多领域发挥着持久影响，笔者无法回答。或许以后资料齐备之后，会有进一步的研究，但目前这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笔者目前能做的是迈出第一步，先是把匈奴人的真实历史面貌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用确凿的历史事实厘清国人对这个民族的种种想象、误解和谬见。这可以说是最容易的工作，也是本书的宗旨。对历史学者而言，揭示历史真相，哪怕是不受欢迎的历史真相，乃是最基本的义务。本书就算是笔者的尽义务之举吧。

2013 年秋



(意大利) 阿尔加迪,《圣利奥会见阿提拉》,雕刻

目 录

第一章

亚欧大草原简史

第一节 大草原——从北京到维也纳 / 2

第二节 草原传奇斯基泰人 / 7

第三节 罗马劲敌萨尔马特人 / 15

第四节 显赫民族哥特人 / 23

第二章

民族大迁徙的洪流

第一节 风暴前的动荡 / 32

第二节 匈人的起源争议 / 40

第三节 匈人西进的蝴蝶效应 / 47

第三章

早期匈人领袖

第一节 间歇期 / 58

第二节 第一位匈人领袖乌尔丁 / 69

第三节 匈人远征波斯 / 82

第四章

阿提拉王朝的兴起

第一节 卢阿建国 / 88

第二节 双王执政 / 97

第三节 弑兄夺权 / 107

第五章

阿提拉的外交和社会

第一节 阿提拉横扫东方 / 114

第二节 恶意的出使与戏剧结果 / 121

第三节 阿提拉治下的匈人世界 / 136

第六章

阿提拉的最后征战

第一节 战前交锋 / 158

第二节 匈人的进攻 / 167

第三节 入侵意大利 / 182

第四节 梟雄之死与匈人崩溃 / 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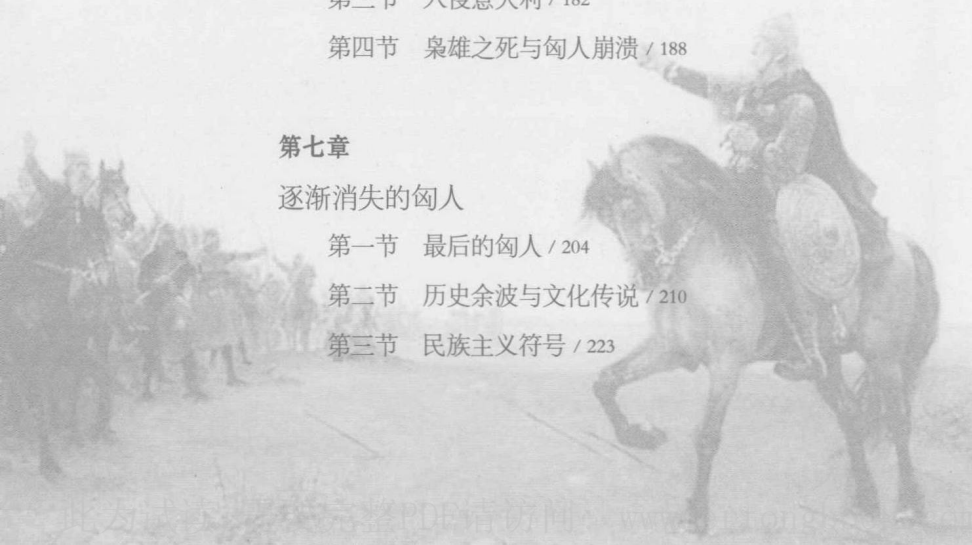
第七章

逐渐消失的匈人

第一节 最后的匈人 / 204

第二节 历史余波与文化传说 / 210

第三节 民族主义符号 / 223



第一章



横亘于亚欧大陆北部的亚欧大草原一向是人类行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地理景观与气候迥异于南方农耕世界，因而一直有着独特的文化习俗与生活节奏。本章将介绍匈人进入历史舞台之前大草原的相关历史。限于篇幅和主题，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将被严格限制：时间方面始于游牧民族的出现和之前的重要历史事件，空间方面将主要集中于亚欧大草原的欧洲部分，即最西端的南俄平原与多瑙河平原，亚洲部分只会偶尔提及。

第一节 大草原——从北京到维也纳

本书所称的亚欧大草原，由于是一片不靠海的广大内陆平原，因此在历史地理学中称“内欧亚”（Inner Eurasia）或“中欧亚”（Central Eurasia）。从今北京向西越过太行山就是亚欧大草原的东部起点，大草原由东向西延伸，止于今维也纳城郊。大草原以北是北部大森林地带，以南是传统的农耕地区，大草原在延伸中或会被沙漠戈壁打断。由于与海洋隔绝，草原上大部分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夏季酷热，冬季严寒。亚欧大草原东西绵延约 6000 公里，中间并无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唯一南北走向的乌拉尔山脉坡度平缓，并不会阻碍草原居民的迁徙。因此在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亚欧大草原是亚欧游牧民族迁徙的走廊。

亚欧大草原的总体特征是，越往西走土地越肥沃，水草越丰美。最西端属于欧洲的两个平原，即南俄平原与多瑙河

平原，是整个亚欧大草原最富庶的部分。特别是多瑙河平原，由于位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与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过渡区，因此远比其他草原地区温暖宜人。这两大草原不仅是绝佳的放牧场所，亦是最肥沃的黑土农耕区。在大部分亚洲草原地带，农耕民族自古以来很难长期占领游牧民族的土地，就是因为在大草原上发展农业有着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位于欧洲的这两大平原却有所不同，在游牧民族出现以前这里就是著名的欧洲粮仓；游牧民族兴起之后，这里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竞相争夺的风水宝地，游牧民族并不总是这一地区占优势的居民。另外，欧洲草原地区的游牧经济也跟其他草原地区不同，比如较为贫瘠的亚洲草原上一般只有马群和羊群，而肥沃的欧洲草原上还有大量的牛群。纵观整个欧洲草原的历史，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曾交替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即便是统治该地区的游牧民族，也未必不会进行利润丰厚的农业生产；而统治该地区的农耕民族同样可以发展出繁荣兴旺的畜牧经济。不过如此描述欧洲草原也不全然正确。欧洲草原的最东端，即顿河以东地区，大体为亚洲草原的延伸，这里虽是丰腴的牧场，却因为降水量不足，并不适于发展农业，属于纯游牧地带。因是之故，古代欧洲农耕民族的扩张总会止步于顿河。古典欧洲人以塔纳伊斯河（Tanais，即顿河）为



欧亚两大洲的边界，多少与此相关。总而言之，本书所涉及的历史舞台——亚欧大草原的欧洲部分——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呈现出与其他草原地区完全不同的风貌。

大草原的居民对世界文明贡献巨大。他们驯服了野马，发明了马车以及各种骑乘用具，还有相应的服饰，比如裤子和靴子就是由古代中亚草原居民发明，后来成为全世界的日常衣着。此外，大草原可谓古代最重要的文化与文明交流通道。除了北非，亚欧大陆的古代文明区——欧洲、西亚、伊朗、印度与中国——皆与大草原接壤，而且大草原上人口和信息的传递速度远高于南面的农耕地区，因此各种宗教、艺术与技术都能够通过大草原迅速传播。欧洲的玻璃技术、西亚的金属冶炼技术、伊朗的苜蓿与葡萄、印度的佛教、中国丝绸与瓷器等，都是通过大草原传遍亚欧大陆的。历史上中国和印度的交往大多不是直接的，两国之间的交通主要通过两大中介——中亚的沙漠草原与东南亚的海路，其中中亚的通路更为重要。

传统观点认为，亚欧大草原的古代居民主要属于两大语言族群——印欧语系（Indo-European）族群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Ural-Altaic）族群。到了20世纪中后期，语言学界倾向于将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区分开，前者亦称芬-乌

戈尔 (Finno-Ugric) 语系, 后者主要包括满 - 通古斯语族 (Manchu-Tunguses)、蒙古语族 (Mongolian) 和突厥语族 (Turkic)。大草原上印欧诸族的语言主要属于两个语族——伊朗语 (Iranian) 和吐火罗语 (Tocharian)。印欧人是游牧文明的开创者, 曾经独霸整个亚欧大草原。不过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模式较为固定, 要么自北而南向富裕舒适的农耕地区移动, 要么自东而西向水草丰美的游牧地区移动。自游牧文明肇始以来, 历经两千年的漫长岁月, 属于印欧语系和乌拉尔语系的游牧民族要么南下农耕定居, 要么进入大草原的西端后融入欧洲文明。到了公元 1000 年前后, 大草原最西端的多瑙河平原已经逐渐被属于芬 - 乌戈尔族的匈牙利人永久改造为富饶的农耕区。此时大草原上的游牧居民基本上都属于阿尔泰语系民族, 其分布大致为蒙古族居东, 突厥族居西。

对于游牧民族的历史,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世界性错误观念: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贯穿了整个人类古代文明史。实际上, 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的出现是很晚的事情。按照国际上较通行的说法, 人类的古代文明史延续了大约 5000 年, 即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 1500 年, 而游牧民族最早出现的时间约为公元前 800 年。换言之, 当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时, 人类的古代历史已过去了大半。游牧文化东传



至中国的时间就更晚了，应该在公元前 350 年前后，即战国中后期。中国的古籍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之前中原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作战皆是“彼徒我车”，即草原民族主要徒步作战。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游牧”（nomadism）与“畜牧”（pasturage）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赶着畜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涉及众多的技艺和组织方式，需要人类在畜牧过程中成千上万年的长期经验积累方能实现。大约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草原地带的印欧民族发明并完善了各类马具和大规模放牧技术，发展出最早的游牧文化。游牧民族兴起之时，正是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全面进入铁器时代之际，而且游牧民族对冶铁技术与铁器也极度依赖。因此可以说：游牧文化是完全的铁器时代文化。